

书香阁



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三千里地云 九霄云

——宗璞与云南

先燕云 著



CHINA

三千里地 九霄云

——宗璞与云南

先燕云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CHINA

发现云南(总序)

冯永祺 汤世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云南文化热”。

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云南凭借一批电影与文学作品，将她奇异的自然景观和风俗民情展示于世时，曾给人们带来巨大而又莫名的惊喜。彩云之南，似在一夜间被内地突然“发现”。然而，认识从来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认识和发现一片土地上的文化尤其如此。那时，作为一片“异域”、一个被观赏的对象，投向云南的目光，无论创作者还是欣赏者，或多或少都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明显的是，其时，读者或观众在钦羨云南的神秘与美丽之余，也对其“封闭”与“落后”怀有种种惊恐：美则美矣，却依然是一块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与充军、瘴疠和野蛮紧紧相连。那时在许多人心目中，云南就像一枚外观诱人的野果，让人心向往之，真去品尝，才发觉其中也充满了异样的苦涩。

直至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社会的长足进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考古学、民族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经过长期

的摸索、积累之后奉献出的累累成果逐渐被人知晓，随着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质疑和对多元文化的重新重视，对云南这片土地的“发现”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现云南”遂真正成为可能。这时的“发现云南”，已不再是一种简单、廉价的赞许，而是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她的美丽、丰饶和文化多样性发出的由衷赞叹与深层体认。“发现云南”于是从早期那种对其自然风光的开掘，对其丰富物产的利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提升到了历史、文化、考古、文学与艺术的高度，从而使“发现云南”上升到了从中吸取诸多精神营养以滋养人类心灵的层面。

回眸一望，在世界大步走向现代化、一体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们原本具有而后又一失落的精神品格和气质，不少都还保存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其中一部分甚至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云南之于中国，犹如拉丁美洲之于世界，充满了无尽的魔幻，热带雨林般地生长着蕨蕤茂盛的原始文化。在云之南，奇迹从来无需虚构。生活于此的26个民族，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积累，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出了当今世界恢弘、壮丽的历史与文化奇观。从20世纪50年代人们初闻西双版纳和大理，到80年代的丽江纳西文化热，直至90年代末的迪庆“香格里拉”探秘，云南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永远是惊诧与惊喜。人们被吸引、被震撼，朝圣般地前往云南，带着现代人的挑剔、苛求，也带着现代人的不解与疑惑：为何过去我们对云南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竟然一无所知？

云南真是直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事实上，世界之注视云南，非始于今日。秘境云南虽地处中华之西南一隅，却更靠近世界的腹部，自古便不隔于世。远在秦汉，一条沟通西南与西亚地区的“蜀身毒道”，便已牵延于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其悠远绵长的历史、立体多样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早就吸引了中外众多文人与学者的目光。近代，众多科学家、旅行家与文化研究者前来云南考察、探险，足迹遍及三迤边地，其中，不乏一朝相知便终身相许，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大师者。抗战八年及20世纪50年代，众多学界巨擘、文坛宿将，先后发轫于云南，在此开始了他们初期的研究与创作，遍撒文化、艺术种子，传播科学、民主与文明，至今令人称羨。他们不辞艰险，深入民间，甘苦备尝，以专门家的丰厚学养与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考察、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所获累累成果，视野宏阔，感受独到，笔力道劲，文字精美，乃留赠云南与世界的学术与艺术精品。当我们在新的世纪谈论“发现云南”时，怎能忘记他们早在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就开始的筚路蓝缕的探访与研究，以及他们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此新千年曙光初照，中国改革之潮大倡，云南门窗洞开，边地神奇的自然景观与灿烂的多元文化备受瞩目之际，人们了解云南之渴望亦日盛一日。编辑、出版一套高品味的“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丛书以飨中外读者，正恰逢其时也。这既是对曾为云南殚精竭虑、作过贡献的文化人的怀念，也是对当今人们继续发掘云南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资源的激励。

本丛书皆约请与某一选题所述文化名人有较多交往或有较多研究的作家、学者撰写。经过半年的精心策划及各位著者将近一年的潜心撰写，终于在新世纪到来时面世。为让读者对文化名人有一全面的了解，丛书之每一种都大体包括了三个部分：一为原创性文字部分。著者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该书涉及的文化名人的身世，尤其是他们在云南的经历与活动，以及云南与此文化名人的活动相关的地区的历史、自然与文化，并对这位文化名人的作品尤其是与云南有关的作品作出自己的解读，以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名人及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内涵。二为历史文献部分。收录或摘选了有关文化名人描写或研究云南的作品、专著（文字或历史照片），作为对所涉及的云南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历史的、文化与文学的记载，供读者品读与借鉴。三为文化名人的生平年表、主要研究成果或著作目录，以及部分历史与现实图片，以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对此，我们并没有强求一律，所谓三部分皆相对而言，每部书中各部分所占比例与详略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从而既显示出丛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使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学海无涯。鉴于初次尝试，加之编者学识有限，丛书之缺憾在所难免。好在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历史有阶段性，却从来不会断裂。发现云南的工作从历史中走来，还将向未来走去。但愿这套丛书能对人们了解、认识云南有所裨益，使人们对边地云南有更多新的发现。

2000年元月 昆明

目 录

发现云南(总序)	冯永祺 汤世杰	1
“三千里地九霄云”		1
附录1 宗璞作品选		92
归来的短诗		92
柳信		95
哭小弟		99
九十华诞会		106
小东城角的井		112
星期三的晚餐		114
花朝节的纪念		120
梦回蒙自		128
“热海”游记		131
三千里地九霄云		134
辞行		140

酒和方便面	144
风庐茶事	148
从“粥疗”说起	151
《先燕云散文集》跋	154
鲁鲁	155
《南渡记》(第六章 节选)	172
《东藏记》(第一章)	207
自传	267
附录 2 宗璞创作年表	蔡仲德 272

“三千里地九霄云”

引子

漫天杨花，走向燕南园 57 号的路有些飘渺有些朦胧。

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杨花飞舞，成片成团，如同一场春末的晚雪，飘飘洒洒，无声无息。

爬上小斜坡，我竟迷惑了。那一幢幢绿荫覆盖的灰色小楼，几乎一模一样地分列在路边。57 号呢？

来过许多次，却每一次都要重复前一次的找寻，这是我在燕南园的特殊遭遇。曾想过，就这样走过去，无论敲开哪道门，闯进的都将是一个深深的海洋。我与朋友开玩笑，上学时读过的许多书，竟都是

三千里越九霄云

这里的主人们写成。这片宁静的归隐之地，是该刻碑留念的。

57号终于出现了。

葳蕤的绿草，芊绵的青藤，在古松苍蓝的阴影中透出了活泼。那扇木栅栏如往日般轻掩，透过空隙望得见青砖小径。凝滞而带着古意的平房，有厚重的瓦檐，厚重的窗棂。

客厅是一种沉静的颜色，门窗都已发暗。靠墙一溜紫檀色的多宝架，宽大的沙发摆在中央，再大的屋子也显小了。坐在沙发上的宗璞，沉静温婉如一幅画。

她说：“你终于来了。”双眸在镜片后闪着热情的光。

“是啊，又是两年过去。”

“来了好，多不容易。”

多不容易的，是我与她的一次次相见；多不容易的，还有我与她将要谈及的云南与她的人生……

宗璞，1928年7月26日，出生于北平海淀燕京大学东门外槐树街10号。父取名钟璞。父冯友兰时年33岁，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母任载坤，时年34岁。家有姊钟璉，9岁；兄钟辽，4岁。弟钟越1931年12月生。

——宗璞：《自传》

作为中国一名卓有成绩的女作家，宗璞与云南有着不解之缘。



80年代的宗璞

三千里地九霄云

1938年夏，母亲携我们姊妹四人往云南蒙自。父亲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两个月后，迁往昆明。在昆明八年间，我先后就读于南菁小学，后来在西南联大附中，于1946年高中毕业。这一阶段，备受艰辛。除有轰炸、疾病等外，生活十分清苦。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韧不拔的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给我印象很深。

——宗璞：《自传》

此后，宗璞曾于1980年、1988年、1994年三次重访云南。我的这一次采访，是为云南教育出版社“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一套书专程来的。

“你写我，一定能写好。”她的目光很亲切。“我们一起去过那么多地方，大观楼、海埂、龙头村、金殿，还有长湖……”

“可我们还没有去过蒙自，那是你到云南的第一站。”

蒙自。宗璞的眼光倏地进入了时光，一缕灰发从镜片上划过，带一点迷蒙。

蒙 自

从船上下来，海的感觉还在。陆地仿佛在摇。

宗璞的母亲带着她的四个孩子，与朱自清先生的太太陈竹隐和几个孩子同路，经越南海关检查后，上

了入滇的火车。

南渡的经历是艰辛的。远离故土，拖儿带女，每一个环节都有料想不到的麻烦。可坐上滇越铁路的小火车时，两位教授夫人的心，还是放下了。

冯友兰先生已于1937年到达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在临时大学决定再次南迁时，冯先生坐火车经桂林先期抵达了昆明，然后又随文法学院迁到了小城蒙自。

小火车喷出的雾气在山谷中久久不散，空气潮湿而闷热。红河水在铁路边急促地奔流，河水撞击岸边的巨石，发出骇人的声响。铁路沿线，是望不到边的绿色群山。亚热带温和而湿润的风，将小宗璞的短发吹得飘飘扬扬。繁茂而充满生机的土地，深深吸引了她的目光。

记忆中，碧色寨是个重要的地名。

这个北回归线上的小地方，因为滇越铁路通过，已变成了一个交通发达的大站。

记不住碧色寨的样子了。那个有着法国式小洋楼的车站，已从记忆里退去。只记得火车在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这是个名字很美的地方。在战乱的状态下，一次短暂的停留，是很难在记忆的深潭里留下涟漪的。尽管模糊，但宗璞仍在她50年后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中，将李之芹这样一个早夭的悲剧人物，永远留在了碧色寨。



滇南铁路上的碧色寨站

我的碧色寨之行，比宗璞晚了 50 多年。

碧色寨的故事似乎总是与炎热有关。我去造访时，太阳和红土地让小站有些发烫。

碧色寨没有因为 50 年岁月多了些色彩，相反，它如同一切失却往日辉煌的对象，在斜射的日光下显得衰老而忧伤。

在滇南腹地这个剑麻拱卫的小站上，岁月的故事长讲不衰。

清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清廷与法国签定《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将蒙自辟为商埠。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 年），法国迫使清政府答应了法国在云南修建铁路的特权，于 1904 年正式开工。宣统元

年，铁路修到一个叫坡心的小地方，并在这里设站，改名碧色寨。滇越铁路兴建时，每年征用民工四五万人，每天不分昼夜在山谷中开山筑路，生活极端艰苦。为建这条铁路，数万名劳工付出了生命，人们因此传说，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劳工的尸体。

为抵制法国的掠夺与扩张，个旧锡矿工商业者联名上书云南总督蔡锷将军，集资 2070 余万银圆，修建个旧—碧色寨—石屏寸轨铁路。随着 1910 年滇越铁路正式通车和 1936 年个—碧—石铁路的全线修通，碧色寨成了云南铁路交通的枢纽。

做为一个由法国人管理的特等站，曾有许多往事在碧色寨演绎。

当时，云南对外贸易的大部分物资由碧色寨集散转运，站内站外，待运的物资堆积如山，近千名工人日夜劳作。碧色寨再也不是荒僻的小村，货栈、商店、食馆、马店甚至妓院无所不有。赶街天方圆五六十里都有人来购物交易，日驮马匹就有好几百匹。美孚水火油公司，德国、法国人开的商号，越南人开的咖啡馆等等，真让碧色寨比蒙自还显出些热闹来。1915 年 12 月 20 日，蔡锷将军秘密返滇发动护国起义，途经此站，险遭袁世凯爪牙派的刺客暗杀。

我是寻找者，我的寻找让我翻山越岭，我的寻找也让我品尝岁月无情。

几棵高大的青树，几堵残缺的高墙，让这个空旷荒芜的老站有些像电影里的旧布景。站台上那架百年



碧色寨一角

前打造的老钟，没了玻璃，没了指针，但巴黎制造的字样仍然清晰。废弃的铁轨尽头，停靠着好些有近百年历史的蒸汽机车头。黑色的机车，被红土地无情地凸现，异常醒目。手抚它们阳光下暖洋洋的身体，厚厚的漆层让我心惊。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知要经历多少次修补，才能有如此的厚度。然而，坚硬与厚重都无法和岁月抗衡。于是，在起翘的地方，锈迹占领了阵地，让机车斑驳陆离好像出土的文物。这里被人说成是机车博物馆并不过分，美国造、日本造、德国造、俄国造……虽然我没找到厂家的标牌，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见证。只可惜它们穿山越岭的昔日雄风，我们再也无法看到，老铁轨成了它们永恒的